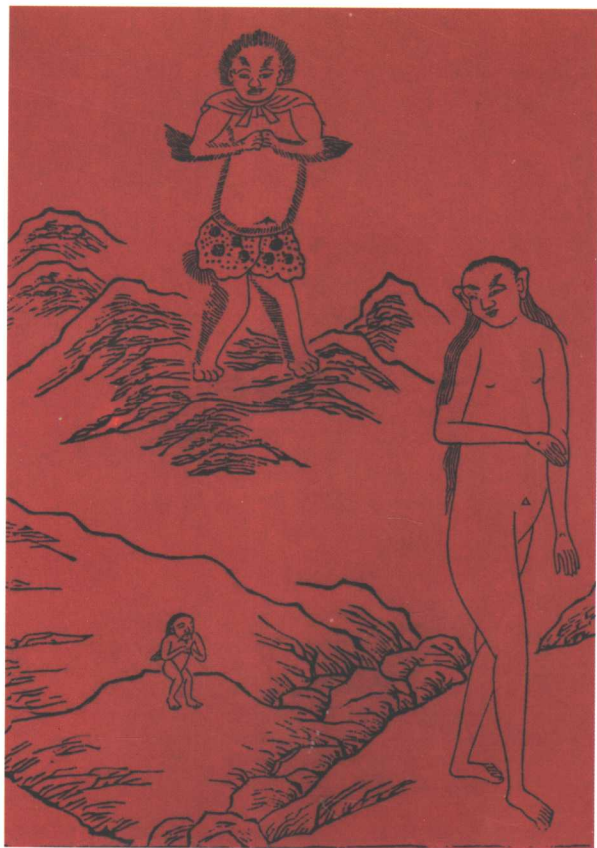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

渔火者 著

血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血

渔火者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/渔火者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6

(八点半丛书)

ISBN 7-5006-6926-7

I. 血... II. 渔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653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 64065904

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×1230 1/32 6.75 印张 2 插页 144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8000 册 定价:14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田松子第一次看见蚂蟥是小学二年级。她跟几个同学去农村玩。当时正是阳春三月。阳光明媚，照在水田上波光粼粼。杨柳风轻轻吹拂在脸上，让田松子感到心情很好。

田间一派繁忙。同学的父亲低着头在插秧，见松子她们几个来了，他很淳朴地笑了笑，又埋下头去。

“爸爸，你脚上有蚂蟥。”松子的同学喊道。

这时松子看见同学父亲的腿上有几点墨绿的东西牢牢附着，松子顿时感到背脊上一股寒意。

同学父亲抬起头，呵呵一笑，轻轻拍了几下，墨绿色的东西掉下了。

松子看见他的腿上有几道鲜血流了出来，血的颜色格外鲜艳。

同学用手捏着一团肉乎乎的墨绿色的东西来到松子面前，告诉她这就是蚂蟥。松子尖叫着：“我不看，我不看，好恶心！”

十几年后，田松子考上了湖湘大学，并和该校生物系教授严复理好上后，又一次看见了这种令人厌恶的吸血动物。

熄灯铃响过后，中文系女生田松子吹着口哨回到女生宿舍。

上二楼的时候事先掏出了钥匙，放轻了脚步，小心开了门。刚为安静感到有些诧异，门后突然窜出两条黑影，大喊：“不许动！”

“啊——！”田松子发出电钻般的噪音，女生二舍被惊醒一半。一场精心准备的诱供、逼供图谋差点流产。

菠萝放下纸棒，荔枝放下塑料锤子，垂头丧气像刚刚出山即被堵在寨口的强盗。

梨子毕竟足智多谋，用手电筒明晃晃地照得松子睁不开眼睛。“别怕，小的们，今天不招就废了她。”

菠萝、荔枝重新振作，将松子的双手反剪在身后。

松子、菠萝、梨子、荔枝，还有苹果没回来——这是 201 宿舍的全部人马。不知道其他楼栋的情况如何，反正 201 宿舍的女生名字都是水果，当然是谐音。而隔壁的好像都是地名，刘海南、周华北之类，再过去，有张鳗玉、邓伢军……之类的追星族。

这些巧合开始人们以为是概率不能解释的神秘事件。如同美国林肯和肯尼迪的遇刺、泰特的科幻小说和泰坦尼克号沉船那样属于天意，直到辅导员“财主”（蔡祝）阴险地一笑，才知道这是他刻意的安排。

但白离子撇着嘴说，松子算哪门子水果？再说，松子是甜的吗？白离子更反感的是松子的骄傲，一个湖南西部人，不仅名字像个山里人，人也长得像个山里人。梨子实在想不出松子的自信从哪里来的，简直莫名其妙。何况松子还专买打折衣服，穿假名牌，喜欢的名牌还是“玛格丽特”——一个法国的苦难妓女，但愿松子日后别沦落到玛格丽特的悲惨地步。

进校时，201宿舍五个人从五湖四海刚聚在一起，每个人自报家门。

“我们家老头已经完全糊涂了，”梨子这样介绍自己的家庭。“我读中学的时候，学校为防止学生偷奸耍滑，每次作业都要家长签字。有次我拿着作业本一看，傻了，每一节上都有老爹的签名，那两个字是：同意。”

室友都笑了。

“那你们家老爹肯定是当官的。”菠萝说。她介绍自己妈妈，“我老妈小气得要命。为了节省拖地板的水，每次都选择洗澡的时候拖地板。她也不穿衣服，光着屁股一间间拖过去，我看了都羞得要命。我们家楼上楼下有二百多平米，只看见她白色的大屁股在晃动。”

菠萝的意图是说明自己家的房子很大，松子一听就明白了。

松子介绍自己家庭很严肃，“我家只有一个母亲，但我得到的爱不比别人少。我母亲只是个中学教师，但我从来没感到自己的母亲比别人差。”松子的话有点火药味。

“八竿子也拔拉不着，真是瞎掰。”苹果也对梨子菠萝的家庭介绍反感，愤慨中骂了两句东北话。

“到哪里去了，老实交代可免你一死。”

“到舅舅家去了。”松子按照老套路回答，脸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。

结果引来一片讪笑。这笑声让松子有些心虚。

“如果不是你家舅母到宿舍来找你，这次又被你这厮瞒过了。”梨子咬牙切齿地说。

松子暗笑不已。瞒了一年多，到现在才露馅，松子理解她们的挫败感。尤其可笑的是苹果一直把自己当成情敌，松子觉得这点特别好玩。

“真是时不趋兮骓不逝啊。才好了三天就被你们查出来了，不胜佩服。”松子连连喊了三声“哎哟”才将笑意压下去。

菠萝和荔枝松开手，松子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臂，委屈的样子说，“你们是真人不露相，我刚有点苗头就被你们发现了。简直比克格勃还厉害。”

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菠萝得意洋洋。

“你还想拿我们当猴耍？”梨子又冷笑一声。

松子连连叫冤枉。

梨子说，“算了，你不愿意说我们就别勉强了。其实你心里的得意是需要释放的，老压着会憋出病来的。”

这回轮到松子冷笑了，“你这样激将我就会上当吗？你们窥视别人隐私的欲望得不到更难受。”

财主在安排宿舍的时候没看见过人，不然也不会把松子和梨子分到一个宿舍。因为两个人都是系里前三名的美人，有句俚语叫美人相轻。

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，支部书记苹果回来了。

“你们还没睡，都十二点了。明天还有课。”

“什么破事会拖这么久？”松子感到有些疲倦，趁机转移话题。

“组织的秘密我全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”苹果的机智显得生硬，有模仿的感觉。

“切，别装得像刚偷吃了蛋糕的老鼠似的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全知道，无非是发展团员，加强思想工作，估计快国庆了

得考虑宣传的事了。”

“这不是我告诉你的啊，你们都听见了。”

“你们这些小官僚还没进官场就学会了官场的习气。要开会早点啊。”梨子说。

“Painfulness!”荔枝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苹果问。

松子说，“荔枝是同情你的痛苦。”

“这有什么痛苦的？”苹果大大咧咧挥挥手，“你们快睡，我去洗澡去了。”

“我陪你去吧。”波罗起来穿衣服。

“不要。”苹果潇洒地走了。老大就是老大。

2

苹果走后，菠萝还想继续原来的话题，松子说，“改日吧，今天有点累了。”

她们睡下后不到二十分钟，迷迷糊糊中，突然被巨大的声音惊醒。

门被猛然踢开，卿苹果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，宿舍里的人都坐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苹果？”松子看苹果似乎刚从刑场逃出来似的，吃惊地问。一边将一支蜡烛点燃。

烛光中的苹果，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两只眼睛有些失神，脸色苍白还留着惊恐的痕迹。

卿苹果平素不是个胆小的人。她既然谢绝菠萝陪她的好

意,说明她从不信校园流行的什么鬼怪的传说,她只对传媒上的东西深信不疑。每次看韩剧得准备一条厚毛巾。澡堂离女生宿舍还有二百米左右,女生对此很不满。但学校说,慢慢来,争取逐步改善条件。湖湘大学是由三个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二本大学。三个专科学校现在叫三个分院,南边两个,北边一个。原来定的是将院本部放这边的,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放南边去了。

苹果从宿舍下坡后沿着水泥甬道走。甬道两边的花圃边上栽了些常青树和山茶树,在昏暗的灯光下反着墨绿的亚光。校园里漠无人迹,偶尔在墙角树边可见一对偷情的情侣。

澡堂早已空无一人,空荡荡的,在昏暗的灯光下,洗澡间每间大约两个平米,是抹了水泥的两堵墙隔成的。无拦无遮,一览无遗。一些身材不好的女生为此不敢和大家一起出现在澡堂。田松子曾经指责澡堂是大学最不人道的地方。

现在,洗澡间一间间敞开着,像一口口张开的陷阱。澡堂很寂静。只有几个没关好的龙头不紧不慢发出均匀的嘀哒声。苹果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紧张,为了壮胆,轻轻哼起了歌曲。

亲爱的,你慢慢飞
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……

苹果打开热水龙头,一滴水都没有,但管子里面却在滋滋地响,声浪一阵阵地像一头困兽在挣扎。好在现在还不是很冷。苹果又打开冷水龙头。水将她淋得打了个激灵。

外面起风了,风偶尔将没挂好扣的窗户打得啪地响一下。

“亲爱的你跟我飞……”苹果刚哼了一句，听见里面隐约响起了流水声。苹果感到浑身一紧，头皮有些发麻。

“有人吗？”苹果怯怯地问了一声。没有人回答。苹果愣了一下。仔细听流水声没有了。

亲爱的你跟我飞
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……

苹果的歌声渐渐变成了喃喃自语。她往头上倒了洗发水，搓揉着。冲了一半，里间似乎又有流水声传来。这次很明显，是一股流量很大的水冲击水泥地板发出的声音。苹果感到心跳到了胸口，“有人吗？”她大声问，感到声音在颤抖。

仿佛是回答她的提问，里面的流水声戛然而止。

苹果顿觉毛骨悚然。突然，头上一股滚烫的水倒灌下来，将她烫得尖叫一声。她不顾一切地胡乱抓起衣服，尖叫着冲了出来。

3

“恐怕是有人恶作剧。”松子安慰说。

“这里以前是刑场，解放后又做过屠宰场，要说冤魂肯定不少。”菠萝胆怯地小声说。

“我看是烧锅炉的色狼在搞鬼。他肯定看见你进了女澡堂，用这种变态的方式达到变态的性满足。”梨子说。

“My sky!”荔枝的英文很好，总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中

式英语，“是不是 ghost？”^①

苹果默默无语，倚在床上发呆。

“算了，别去想了。睡觉。”松子说。

“哈哈，松子想蒙混过关，你的问题还没交代呢。”

荔枝说，“赞同菠萝的提议，松子继续交代问题。松子，好了多久了？”

荔枝长得一般，所以喜欢和白人黑人一起混，因为这些人美丑不分。说话夹英语，戴副金丝眼镜，没人相信她是长沙郊区菜农的后代，假冒大家闺秀可以乱真。

“说吧，松子，求你了。”菠萝坐了起来。松子谦虚地说，“好是好了一年了。但不过是一般接触，你们别当真。”松子信口开河的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菠萝说，“我不信，肯定是爱上了。”梨子说，“你真幼(幼稚)，现在还用这么老的词语。”松子做了个老太婆的样子说，“是啊，我等皆廉颇老矣。”“上床了吧？”荔枝傻乎乎地问。松子哈哈大笑，“这个更幼，幼儿园的幼。”

“是当官的还是发财的？”菠萝问。松子严肃地问，“这像大学生问的话吗？”梨子说，“这叫一针见血。”松子得意地反问，“如果是书生呢？”“那肯定有一把年纪了！”梨子肯定地回答。

“我知道你会这么想，可惜他年纪不大，前年评教授的时候才四十岁左右。”松子觉得这么表白自己和居委会的大嫂已经没什么区别了。自己在心里恶心了一回。梨子说，“教书的都很呆板，木纳，没什么情趣。”

^① 鬼魂。

松子笑道，“你这是一厢情愿。也许我有更好的命呢。他恰恰属于君子而有趣的人。”菠萝问，“什么叫君子而有趣？”松子介绍，“人有四种：君子而有趣，君子而无趣，小人而有趣，小人而无趣。”菠萝说，“老天爷啊，你怎么这么偏心眼啊。”

“是不是想学经验？交费。”松子时刻不忘发家致富。“毕业后有着落了。”梨子酸酸地说。

“你们的父母皆为高官巨贾，我一介平民，当然只有靠自己了。”松子叹了口气。

“这才是真本事，靠父母算什么。”梨子说。

“你是怎么勾引他的，介绍点经验吧。”菠萝说。

“嘿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再说，凭我田松子的水平还用得着勾引谁吗？”松子大言不惭地说。

“什么经验快说快说，别卖关子了。”荔枝也显得急不可待了。

“还扯啊，你们看看钟，几点了？”苹果有些生硬地打断她们的扯谈。苹果乃团支部书记，当然也是宿舍老大。东北银（人），浓眉大眼，大圆脸，后脑壳和墙壁一样平，却偏偏暗恋班上的奶油小生，外号叫“大刀关胜”的小子。怀疑松子在和自己竞争，又没什么把柄，所以有时发松子的无名火。但对松子的嫉恨，不受刺激就忘记了，基本属于“波大无脑”的类型。

“哇靠，快三点了。”松子赶快把头伸进被窝。

宿舍里有三张双层床，门口的一只下铺放东西，另外两张的下铺是松子和荔枝，苹果、菠萝和梨子睡三张上铺。黎明时分，菠萝突然尖叫一声，将大家都吵醒了。原来是天花板掉了块石灰粉砸在菠萝头上。众人抱怨菠萝大惊小怪，菠萝哆哆嗦嗦指着天花板说，你们看是不是像一只眼睛？松子说你要

是怕，你睡下来，我上去。

和菠萝换了床铺后松子也没睡好。做了个怪梦，梦见自己走在一条银灰色的通道里，前面似乎无穷无尽，想回头，后面也已经十分漫长，她怕万一前面就是出口，回头就亏了。就继续往前走，但前面依然无穷无尽，她边走边思考是回头还是前进，弄得越来越烦躁……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。

第二天，女生裸奔的消息在校园里不胫而走。学校行政处命人将男女澡堂的龙头全部检修一次。菠萝要求粉刷墙壁，学校也答应了。

4

由于晚上睡眠不足，田松子上午的课只坚持了前两点钟的古代汉语。后两节古典文学支持不住了，将双手挡住眼睛，偷偷打瞌睡。

今天的古典文学讲明清小说，分析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，陈开华副教授是冯梦龙研究专家，暑假在外地开完会回来，今天想好好露一手。他先用白话把故事讲了一遍。这是一个三陪小姐和一个腐败分子子弟的爱情悲剧。陈教授讲得有声有色，妙处还咂吧咂吧嘴巴，像品美酒和美味一般。分析思想性和艺术性也有条有理。但学生们似乎不领情，后面女生有几个在打瞌睡。

“苦夏已经过了，同学们看来还不适应，那我来给大家提提神。”陈副教授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
“田松子同学，”陈开华笑微微地看着刚被菠萝摇醒的田松子，“请你回答，为什么杜十娘要积攒百宝箱？”

田松子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难住了，张口结舌。

“大刀关胜”轻轻提示她：“想摆脱苦海，寻机从良。”

田松子鹦鹉学舌地学了一遍。

“嗯，不错。那杜十娘自己有银两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李甲，而让他为难？”

“试探李甲的诚意。”关胜又小声提醒她。

“是为了试探李甲的诚意。”松子大声说。

“回答正确。那李甲筹集到银两赎出她后，她为什么还是不把实情告诉他？杜十娘为什么不选择走别的路，非要选择自杀？杜十娘是爱李甲的，为什么不在把百宝箱送给李甲之后，才投江而死？”陈开华连珠炮似的开始攻击。

田松子望望大刀关胜，关胜对这么多的问题一时也反应不过来。

“我以为你是懂了才不听课。看来我对你们估计过高。”

田松子脸红了。课堂里传出笑声，梨子笑得格外灿烂，苹果显得醋意盎然。

窘迫中，松子愤愤地问，“这些细枝末节难道真那么重要？”

“那你认为什么重要？”陈开华问。

“我们现在学习古典文学，重要的是借鉴它们的写作技巧。”

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你如果连基本内容都搞不清，谈何技巧分析？”

田松子无话可说了。

“不过，我对你的思维方式是赞同的。如果你能写出有关古典文学写作技巧方面高质量的论文，我允许你免试古典文

学。”

这下将田松子逼到了绝路。她准备写的题目是《百宝箱的结构意义和思想意义》。当天下午就到图书馆报回一大堆图书。晚自习后打开电脑，在网上搜索有关资料。

“松子，算了，别和老师斗狠了，胳膊拗不过大腿的。”菠萝看松子丧心病狂的样子痛心地说。

“开弓哪有回头箭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梨子幸灾乐祸地打哈哈。

“My fairy!”^①荔枝同情地说。

“梨子，你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我估计到时候自有人帮她。”苹果酸不溜秋地说。

熄灯后，松子不听大家的劝告，呆在网上不下来。菠萝她们见松子执意要熬夜，就不好老劝了。熬到两点后，松子也终于熬不住了。就关了电脑，准备解手睡觉。

厕所在宿舍当头。走廊里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像鬼火似的半明半昧。这时各宿舍的门都关了。走廊里只有松子孤独的影子在移动。靠近厕所的时候，松子似乎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，紧张的心情才稍微安定了一点。厕所有五间，说话声好像是从最里一间传出来的，但分明是两个人在窃窃私语，一种恐惧感掠过松子心头，她心里噗噗直跳，不敢进去看，匆匆蹲下准备解了手就赶快离开。

这时，里间的门“兹轧”一下开了。松子紧张得几乎要窒息。她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她眼前一闪而过，看不见那人

^① 我的美人。

的脸，脸被长长的头发遮住了。她刚起身，一抬头，正好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头披散的头发，似乎只有咫尺之遥，她几乎魂飞魄散。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，看清了，原来是隔壁寝室的刘海南。刘海南死死地盯住她，那眼光如同锥子般扎进松子的心里。但那种眼神又似乎什么都没看见，头发一飘走了。松子才明白，刘海南在梦游。她不敢惊动她，飞快系好裤子，逃命般跑出了女厕所。

宿舍里依然寂静无声，偶尔有轻微的鼻息声。松子上床的时候，看见电脑又打开了，在黑夜里一闪一闪的像个幽灵。松子起身来关电脑，却看见电脑的鼠标在飞快地移动，一帧帧急速地下翻，仿佛有只神奇的手在操纵，她被这种奇异的现象惊呆了。

5

次日早上晨跑的时候，田松子发现走廊上有很多人。203宿舍的人个个脸上呈现亢奋和紧张的表情。松子拉过周华北一问，得知今天凌晨刘海南受伤了。她是从女生宿舍前面的台阶上滚下去的。

“伤势怎样？”松子问。

“断了一根排骨，其余都是皮伤。”

“现在人呢？”菠萝问。

“送到医院去了。”周华北说。

松子还想问点消息，菠萝拉着她就走，“快走，再耽误，周扒皮走了，我们今早上就白起来了。”

周扒皮是她们送给辅导员蔡祝的外号。辅导员每天早上

站在操场的跑道上，给每个跑一圈（约五百米）的人盖一个章，每期要盖满二百多个章才能过体育这关。尽管也有跑六圈睡三天的杠头，但一般都想将痛苦平均分配。

等她们像幼儿园的小朋友般看着辅导员盖了红五星回到宿舍的时候。听见 203 门口一个男人在大声吼叫，“你们学校是干什么吃的？我的孩子进了学校，你们就得保证她的安全。出了问题不问你们问谁去？！”

松子悄悄问周华北，“谁啊，这么嚣张？”

周华北轻声告诉他，“海南的父亲，一个公司的老总。”

“靠，这是他们公司么？”松子感到不平。

“你还别说，学校领导别人谁都不怕，惟独对大款礼让三分。”

松子看见平时趾高气扬的秃头唐副校长陪着小心，“我们保证治好海南同学的伤，而且一定负责查出原因，如果有人对海南同学下毒手，我们一定严惩不贷，这点请您放心。”

田松子和周华北一齐对唐副校长投去鄙夷的眼光。

第三节课刚下课，田松子、卿苹果、白离子、黄菠萝、洪荔枝就被辅导员叫到办公室去了。

“这两位是公安局的同志。”辅导员对田松子她们说。

田松子看见一高一矮两个穿警服的人微笑着看她们。

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清。”高个子说，他将手抱在胸前，矮个子说，“我叫宋万。”他想和女大学生握握手，看见风向不对，在半道上将手缩了回来。

“别紧张，”高个子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微笑，“看过《水浒